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为法忘躯的唐三藏

曾载槟城光华日报元旦特刊

唐僧或唐三藏，都是华族人士用来尊称唐玄奘法师的，因他是盛唐时代一位名倾中外的高僧。梁任公也曾说他是中国一千五百年前一个最早最神圣的留学生。唐代佛学鼎盛，八宗竞彩，如百花齐放，百鸟争鸣，修养到家、明心见性的宗匠，不知凡几，单就禅宗来说，就有一二百人之多；但其他高僧都未以唐僧或唐三藏见称，唯玄奘法师赢此一德号是何道理呢？这因奘公具不世之才，作出众之事，为佛教不惜生命取经弘法，也为大唐的中华文化作了有力的宣传，故能获此光荣的头衔，为同时代的高僧大德所不及。

一、书香世代信佛家庭

玄奘在俗姓陈名，河南偃师（洛州）人，生隋文帝仁寿二年（西

117

元六?二年），是汉代太守陈仲弓的後裔，後来迁到河南。高祖陈湛，北魏清河太守。曾祖陈山，北魏征东将军，南阳郡开国公。祖康，北齐国子博士。父惠、早通经术，拜江陵县令。世代书香，都是朝廷命官。他共有兄弟四人，二兄陈素，早岁出家，法名长捷，住洛阳净土寺。玄奘雁行排四，赋性聪颖，仪表非凡，幼承庭训，八岁即从父受业，勤学不懈。尝听父讲书至孔融避席故事，忽然站立起来。父询其故，答以孔融见长辈避席，今父为儿解经，儿岂敢安坐？父甚嘉许。且其幼时别具素质，不与顽童为伍，不听邪言媚语，不看不正当的小书，可谓宿根深厚，不同凡响。

二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

隋唐时代，佛法盛行，政府规定度僧出家的考试制度，甚为严格，凡欲出家学佛，皆由政府统一办理招考，凡经考试合格，才录取为僧，名叫「度僧」，不似今人学佛，随随便便可以出家，造成佛门的衰败。隋炀帝大业十年，政府布告度僧廿七人。那时玄奘只有十三岁，不合度僧之规定年

龄，不得进入考场，他很失望，徘徊考场不去。主考官大理卿郑善果，也是一个佛教信徒，闻知此事，召来相见，觉其年少而温文秀雅，仪表不

118

凡，问他为何要出家？答以「志欲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」。年纪虽轻，口气很大，令考官惊赞不已，就特准出家；并对旁人说：「诵业易成，风骨难得，若度此子，必成佛门大器」！於是他就跟随二哥长捷法师，在净土寺学习佛教教理与律仪礼法，记忆特强，慧解过人，深得佛门师友的爱敬和器重。隋代末年，因炀帝昏迷无道，国事紊乱不堪，唐室起来夺取政权，军队已占领长安，人心惶惶，都倾向新的王朝，洛阳的僧侣，纷纷逃往四川天府，玄奘兄弟亦於兵荒马乱中离乡别井，由长安道入西蜀。到唐朝武德五年（六二二），奘师年届二十，就在成都受戒，成为合法的比丘僧。其时唐高祖李渊已一统天下，国家恢复了安宁，奘师就由四川东下，经三峡，历游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地，沿途讲经弘法，随后又回到长安，已很有名声，成为佛教的知名学者。

三、冒险过关始长征

玄奘法师修养佛法的工夫高深，所以对世间的物欲，极其淡薄，然而对佛经的求知欲，却很坚强，遇到译本上的疑问，他非要把它弄清楚不可

119

。尤其是对华译的摄大乘论、俱舍论、成实论、婆沙等多种译本，内容有出入处，感到无所适从，故决意西行求取梵文的正本。还有一个愿望，是唯识学重要的根本论典——瑜伽师地论，那时未来中国，他要寻求梵文，译成华文，后来终于达成他那高尚的目标。

在唐太宗贞观三年（六二九），奘公打定主意，要首途西发；可是当时唐朝开国不久，与西域诸国尚无多大的邦交，恐或被侵，故在中国西北大门的玉门关，防守森严，如非奉旨出国，射杀勿论。奘公曾两次上表请求出国取经，都未获准，如此除了偷渡，别无良法。其时荒年，他就孤身混入难民群中出去，由西安经秦州、兰州，而到凉州，找到一个孔武有力的胡人石盘陀（即西游记脱化的孙悟空）作向导，昼睡夜行，偷渡了玉门关。不过石盘陀出关后，不堪沿途跋涉之苦，坚辞回去，并指示关外尚有几处防守的堡垒，要他谨慎行程，但行未多久，被哨兵发觉，扣留问话，恰巧哨兵亦是佛弟子，听奘公道出取经的来意，便放走了他。为了赶路，又是披星戴月，走

了三日三夜，尚未走过八百里的戈壁沙漠地带，已是人疲马倒，乾渴到昏晕睡去。忽被寒风吹醒，人马又蹒跚前行，幸而看见泉水，重遇救星。这一段在沙漠中艰苦的路程，在西域记里有这样的描写：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草木不生，人烟绝迹。时而飞沙卷石，时而暴雨

120

湿蒸。无饮无食，昏去醒来。时而枯骨折剑，战场遗迹；时而凶恶恐怖，鬼魅形象」。足见在沙漠中是九死一生，幸尚能存。

经过这片沙漠，才到高昌国，国王鞠文泰，亦是虔诚佛徒，见奘公到，知为求经，如获至宝，供养说法，认作异姓兄弟，强留不肯放走，并以「如不肯留下，决将之送回中国」来威胁他。奘公乃绝食抗议，终於使对方感动，准许放人。还派二三十人护送，盛治行装，赏赐许多马匹财宝，并亲为修书知照各国当道，通容优待。於是奘公就顺著天山南麓西行，通过神秘的西域高原，经土耳其、阿富汗，才到达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（即今之克什米尔），又碰到艰难的路程，要翻过终年白雪皑皑的高山险岭，踱过一片没有人烟的大沙漠，牵著白马在严寒的冰山上穿过一条羊肠小径，稍一不慎，就会滑下千丈的深渊，粉身碎骨，同行的商客，不时有冻僵在冰山上，或滑下深渊，葬身冰窖。奘公游记上说：连他自己亦不敢向渊底注视，因下面有数不清的千年不化的僵冻尸首。就这样爬行七日七夜，踱过冰山雪岭，再前进，就可入到印度的境内。

四、先学小乘後弘六法

121

奘公在贞观三年到达印度西北，进入加湿弥罗，犍陀罗等处，原来都是弘盛小乘佛法的教区。他在中国时已对小乘佛教的俱舍论，成实论素有研究，趁此时缘，便从小乘论师研究小乘经典。又为知己知彼，向婆罗门学者，研究吠驮哲学，又专心学习梵文，以为研究梵典之工具。在此地住了一二年，便从西印沿东下中印度。

在过渡，遇到一批强盗打劫，看到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仪表非凡，要杀他祭天神，以表敬微福。正当危急之际，突起狂飙，天昏地暗，雷电交加，飞沙走石，吓得强盗面无人色，以为触犯天怒，不敢下手。继而询悉原因，知是大唐三藏来西天取经，於是跪地求悔，改邪归正。这消息很快地不胫而走，使奘公的名声，远近传闻，深为印度人所崇敬。

中印度有一座著名的那烂陀寺，是全印佛教最高的学府，住众有一万三数千人，其中知名学者高僧甚多。住持戒贤论师，年高百岁，更是全印佛教领袖，尤其是唯识学的泰斗，智德虽高，而身患奇疾，时时会痛到他欲生不想，欲死不得！一夕梦见三位圣者，一是黄金色的文殊，一是白银色的

观音，一是水晶色的弥勒。水晶色的弥勒告诉他，说他前世曾在此地做国王，因伤杀太多，致招此痛疾，劝他不必寻死，不久中国有僧来印求法，可尽量将唯识学传授给他，使大法流传中土，其业愆便

122

可消除，痛疾也即消失。自此他常盼奘公早来，后来果然来到，证明梦中事是真实的，使他非常欢喜，就将唯识学、瑜伽论、因明学等尽量传授给他。又使他出外参访明师数年，回到那烂陀，就命他在寺公开教授大乘经论，升为全寺十大论师之一。并以梵文著「会宗论」，阐明他对空有诤议的看法，由於对中观瑜伽之学研究极有心得，见解超越，非同凡辈，所以能使戒贤上座和其他知名的宗教学者，都非常地崇敬和赞佩。

五、曲女大会名震五印

这时的印度，是戒日王当朝，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，文治武功出众，统一印度，为全印各邦的监主，亦是虔诚的佛弟子，敬佩奘公的德誉，特请他到钵罗伽耶地方作公开的讲学，并要发扬大乘，和小乘学者辩论，他就写成一部一千六百颂的「破恶见论」，破斥小乘的我见，发挥大乘佛教的精义，驳得那些小乘学者哑口无言，深获戒日王和群众的赞佩！

奘公将要回国之前，戒日王又再度邀他在首都曲女城举行无遮的辩论大会，并邀集全印各国的国王和宗教学者，参加问难辩论，而以奘公为论主。应召而来的共有十八国的国王和大臣宫宾，及宗教学者三千多人。奘

123

公撰述一个「真唯识量」发扬大乘教义，高声宣读；另写一份高悬在会场门墙外，说明如有任何人能驳倒他论量中的一字，他愿以头颅相谢。经过十八天，始终没有一人出来非难，论战好比打战，已打得一个全胜。光荣的声誉，使全场的学者和各国的国王，都衷心的钦佩；而戒日王更感兴奋，举起奘公的袈裟角，向大会高声的宣布：「支那法师立大乘义，破诸异论，是大乘天，无人可及」！就请奘公骑大象游行出众，声誉之隆，如日中天，多国国王皆归依座下，成了全印宗教学者最高的权威！

奘公来印之初，是由中国出关，从天山南麓向西走的，归程则采取由北道回国，即越过帕米尔高原，经疏勒，过于阆，在于阆写成一本奏章，寄呈唐太宗皇帝，陈述他出国求经的经过，请恕犯禁之罪。太宗非常欢喜，即复旨请他来京，还要派文武百官，郊迎十里。至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长安，万人空巷，夹道欢呼。太宗在洛阳召见，慰谕有加，并请他把西行的所见所闻写成一书，方便後世阅读。这就是后来奘公口讲，由门人辩机撰述的「大唐三藏西域记」，在这世界上，早已译成

八国文字，现在正流通整个世界，成为研究印度地理历史的最宝贵的文献。

124

六、主持译场尽瘁而终

唐太宗是一个最爱才的皇帝，见奘公具有不世的才华，屡劝他还俗作官，常随左右，襄助国事；而奘公不但是有才华，更是有骨气，有原则的人，深知出家为神圣纯洁的工作，才冒著生命的危险西行取经，那里还有世间富贵利禄的观念，所以在洛京见过太宗回长安，就奉旨住弘福寺，组织「译经道场」，自任译主，并奉旨召集全国僧伽的精英，为续佛慧命，从事艰巨的译经工作。在唐代以前，已有鸠摩罗什等法师做译经的工作，但他们多采「意译」，与梵典原文不免有所出入，而奘公为了要不失真，另用一种新的「直译」的方法，曾下了一番艰苦的工作。他一面译经，一面先圈读预译的梵文经典，并对大众用授课的方式讲解一番，旨在栽植後进，训练人材。当时名德如窥基、慧旺、普光、法泰、圆测等都出自奘公的门下，亦有许多私淑的弟子。他为中印文化的交流，也曾将老子道德经译为梵文；又糅合了护法、安惠等十大论师有关唯识学的作品，成为「成唯识论」，成了唯识宗的不朽名著，是更大的贡献。

奘公自贞观十九年（六四五）开始译经，直至唐高宗龙朔三年（六六

125

三），在十九年的悠悠岁月中，共计译出经典七十四大部，都一千三百三十六卷，共数千万言，而以最後译出的大般若经六百卷，为最大宗的译品。时已六十五岁，精力渐衰，自知寿元将尽，乃告徒众说：译经事已终，吾生涯亦尽，若无常後，汝等宜安置吾於山谷僻处，勿近宫寺，不净之身，宜须屏远」。

至德麟元年（六六四），二月圆寂，耗讯传至宫中，高宗悲恸，三日不朝，对从臣说：「朕失了国宝」，直至现在，中日等国得其遗骨，视如瑰宝，争相起塔供养。其一生为法忘躯，坚苦卓绝之精神，实值得永远的怀念，永?追敬！

126